

## 打烊時分

前些時候，偶然讀到舒國治十年前〈賴床〉一文，內心震盪不已。生性疏懶如我，終於覓得一個貼心的藉口，但總不如舒國治「身靜於杳冥之中，心澄於無何有之鄉」那樣優雅空靈，閑散溫吞。我「賴」仍有「目的」，拖延物事至一段落，往往以匆忙收場，持續奔波。賴帳要還，時間尤是，肚腸亦然。

上大學後習於晚起，儘管設定鬧鐘，卻總在鈴響後順手一按側身一翻，再醒已近午時。我常因此錯過上午的課，滑開手機看時間，有時慌張奪門而出，有時索性放棄；有時呆坐床沿，昏昏猶豫，懷著愧疚晃到巷口早餐店，櫃檯的三明治售完，紅茶桶傾斜，老闆拿著鍋鏟來回刮除鐵板油垢，似已收攤。他看我一臉失望，說可以幫我做簡單的漢堡，豆漿也還有，招呼我坐。面對無人將打烊的店，沒有豪闊的包場感，不好意思再悠閒翻看今日報紙，只是匆促吃完，微笑道謝。

深知此為一大惡習，意志與身體仍難以相契。拖延的並非情思遙想，而是真懶。小學和國中時代，早餐必在七點前用完，上午四堂課後漸感飢餓，便和大夥排隊盛取營養午餐。那樣秩序而健康的日子如今想來，亦頗有幾分拘束。對比現況，母親不再於清晨敲鑼打鼓擾人清夢，雖有遲到之險，卻能興發自我作主的小小快樂，也是不錯。

因早餐晚吃，中餐便跟著延後。無課的下午，我習慣先至總圖借還書，磨蹭到兩點左右方去覓食。此時校內的學生餐廳人潮寥落，只見清潔阿姨收整垃圾，一疊疊的飲料杯，一落落的黑塑膠袋。自助餐檯上的稀疏菜根和破碎魚塊讓人食慾盡失，趕緊騎小摺彎進後門小巷，一家雲滇料理仍未打烊，遂點了鍋擺夷米線。我不懂吃，但相信唇舌齒牙。約有四五次的經驗，捲髮老闆娘幫我點完餐，便將自動玻璃門上的掛牌轉向「休息中」。我坐在走道旁的單人位子，周圍寬敞，無其他食客的店裡，味蕾竟敏銳起來。小瓷鍋滾著橘紅熱湯，米線啾啾在裏頭煨，肉片、鴨血、豆皮、木耳、蔬菜……，蔥花灑綴，很是豐盛。潔白米線吸附了濃郁不膩的番茄湯汁，紹子肉末隱現其間，簌簌吸上，鹹香滑爽，在口腔裡輕盈翻轉，溫熱雙頰，飽足腸胃。

以前有個女服務生手腳伶俐，身著牛仔窄褲，高統 converse，束起馬尾，眼神炯銳，端菜招呼排桌移位有條不紊，輕快從容。有時和同學於正午時分來此用餐，人聲喧沸，我望著她微笑穿梭桌間的勤勞身影，恍恍出神。不知她現在去了哪裡？打烊的店裡，燈關一半，聽不見冷氣機運轉，陌生的送餐女子微露疲態，空一張臉端來米線，便隱入廚房。老闆娘脫下圍裙，在結帳櫃檯數算鈔票，兩肘斜倚木桌，右手拇指撥平摺角，點滑、點滑，一張、兩張，神情木然，雙唇微開。突然有人輕叩自動門，問真的休息了嗎，老闆娘擠出笑容點點頭，隨即回復姿勢，將一疊藍紅鈔票在檯桌上敲整幾下，又無聊地重算起來。

我著迷於這樣的時刻。看她眼神失焦，一臉恍惚，錢握手裡也不知愛還不愛，彷彿那真是身外之物了。不怕他人等待的殷殷目光，身心鬆懈下來，我厚著臉皮減緩吃麵速度，一根一根慢慢吸食，只爲了莫名的偷窺欲。無分晴雨，店家準時營業，爐火轟起，藍焰似舞，蒸滾一家子的營收。老闆娘翻數著犒賞，皺癟輕薄，然匯聚起來，又是一生難忘的重量。女服務生將杯碟碗盤洗好晾乾，開始排整桌椅，仔細把木椅前腳疊上桌子的方形底座，補充面紙，擺妥各桌菜單，隨後端出一盤豆皮空心菜、兩碟滷肉、一大鍋湯和四碗飯。初次撞見廚師從火熱的廚房出來，竟是個高帥的濃眉年輕人。他把黑色短T挽成吊嘎，頸子垂一條濕毛巾，踩著噤乖噤乖的墨藍色大頭雨鞋。是兒子吧？還抓了頭髮。

老闆娘從錢罐裡倒出銅板，至對面的素食麵攤買了海帶和豆干。我隔著一扇玻璃門、一條小巷的距離，彷彿聽見她和麵攤老闆的琅琅笑語。店外陽光白亮刺眼，照耀這短暫溫馨的豐收時刻。另一店員至隔壁手搖冷飲店提回珍珠紅茶，四小忙一陣，終於能好好坐下。

沒有客人精緻的餐具擺設，沒有冷氣，店員吃飯時大多安靜（許是我仍在店裡？）他們夾菜，咀嚼。夾菜，咀嚼。窺望那桌簡單飯菜，有時還真想與之同坐，甚至吃上幾口。比常人晚兩小時工作的腸胃，是怎樣的腸胃呢？或者倒過來，從何時開始，我們竟準時拿起了碗筷？

突然那年輕小夥子放下水杯，用我聽不懂的方言，搗著嘴說了些話，四人爆開笑聲。老闆娘呵呵呵轉過頭來止不住笑，似以眼神向我致歉，我尷尬低頭，趕緊把湯喝完。離開後我歉疚地想，讓客人看見員工吃飯，是不好意思的吧？

日積月累的拖延惡習，竟讓我迷戀起打烊店家的舒懶氣氛。有時刻意延遲用餐時間，只爲了享受此一怪癖。和朋友分享，他們諧謔笑說：「你就不要吃到閉門羹！」想來也是，這不啻爲一種冒險。

好奇查詢教育部國語辭典，「打烊」意指「商店晚上休息，停止營業」。據傳「烊」爲南方方言用語，通「煬」字時另有「鎔化金屬」義。《說文解字》：「煬，炙燥也，从火易聲。」故最廣爲接受之解爲「熄滅店裡之火」，此火可能指「燈火」，即結束一天的買賣交易。另有爲避諱「關門」（破產倒店）一詞，而有「將白天賺取的碎銀子，鎔鑄爲大元寶」的招財之說，然真確與否，不得而知。因現今「打烊」二字使用頻繁，時態似已不局限於「夜晚」；其意亦可指「歇業倒閉」，後又出現「終止、完結」等引申義，不一而足。

對從小在菜市場長大的我而言，更親切的說法是「收攤」。小學時期，常和父母拖著一台小貨車，喀啦喀啦，東搖西晃，至租賃的位前開始擺攤。我幫母親撐開綠色腳架，以三根方鐵條橫跨腳架兩端，鋪上細竹條桌墊後，挽起袖子，幫母親擺置護膝和束腹腰帶。整個早上若非待在攤後寫作業，就是鑽到架空的陰涼攤位底下，畫畫，玩拼圖。無數雙腳在眼前雜沓來往，走走停停，吵嚷的上午悠

悠過去。

下午兩點多，各攤販準備收攤。此時市場人潮大減，試吃攤前滿地細竹籤、塑膠杯。遙遙聽見小販起勁叫喊：「早買已享受，晚買有折扣！」「要買要快，不買會壞！」賣草莓的上午一盒一百五，現在一百。賣小菜的站到攤前，撕開紙板拍打大腿：「來來來！欲轉去啦，兩包變一包，五包算三包！」「毛豆一斤八十，即馬五十！五十！送雞腳！」

各攤老闆低價出售，有些同行禁不起挑釁，硬是喊低別人十塊；貴的收起來，便宜的攤在桌上任人挑買。聽母親說，有些做吃的會將昨日所剩趁此時一併混入，心機甚者更將原先盒中的食材撈點出來，等於沒打折。母親笑嘆：「唉，俗嘛，大家攏愛。」不久，垃圾車自市場頭緩緩駛進，各攤販也守著規矩，將自家垃圾分類包好，丟完，便回家去了。母親在市場裡頗有人緣，隔壁賣小菜的楊太太收攤後，常塞給母親幾包食物，有時是丁香小魚乾，有時客家小炒，有時豆干滷蛋。母親笑著婉拒，兩人一番你推我擠，最後還是到我嘴裡。

禮尚往來之餘，我漸能理解此種人與人之間、微妙體貼的惜福智慧。許非最好，卻是一番真誠心意。收攤後照慣例，母親牽著我至市場轉角的冰店，兩人合吃一碗甜涼的花生豆花。母親面容疲倦，不多吃，問我還餓不餓，給我零錢買雞蛋糕。雞蛋糕阿伯也準備收攤，把剩下的全都給我。不在意是否現烤，那免費多出的幾粒，正滿足了我的小貪心。

鬆軟軟，懶洋洋。打烊之後，才是真人生。那些努力工作的叔伯阿姨，是否回去睡了午覺？空蕩的長街，經過一上午零錢碎鈔的嘈雜喧囂，燈泡暗滅，鐵門拉下，童年的市場尾，有淡然寂闊的滄桑。

幾個月前，住家附近的小巷開了間麵店。週末慵懶，一樣過了用餐時間，進店裡點一碗豚骨拉麵。老闆娘看來已上了年紀，左手腕戴著淺綠玉鐲，右手俐落甩扣煮麵網杓，掀翻鐵蓋，一陣霧氣蒸騰，長湯杓敲擊湯鍋鏗鏘鏘，聽來肚子更餓了。麵上桌，老闆娘還附一碟蒜香海帶結：「打烊啦，送你。」一位老奶奶拖著菜籃，撐起陽傘緩步晃過店門口，不是要來午餐。馬路上只有汽車遙遠駛過的聲音。兩點過後，店裡的小電視報著瑣碎新聞，老闆娘右手支頤，看著看著，竟打起了盹兒。麵攤子依然冒著縷縷白煙，整條小巷濛在溫暖的光霧裡，軟而輕盈，懶暈暈地，像夢境。

彷彿一切稜角都糊了邊，這樣的情景讓人失神。空曠的店裡，時間停擺，人事安然，只剩牆上一台電扇嗡嗡地轉。此時宜發呆，但我得走。

付完帳，只見她抹抹桌子，關電視。撥理頭髮，打一個深長舒服的哈欠。幾盞紅燈籠懸掛外頭，抽了魂似的，晃悠悠，等待傍晚絢燦點亮。或許工作已盡，或許守店暫歇；打烊的此刻，散落各地的老闆與老闆娘，是最有資格，也最需要，

做一場白日夢的人。忙碌有時，疏懶有時，在這繁攘大城裡，雖非真閒人，然有幸偷得一點遲延的快樂，同情共感，也是福氣。那些美好的打烊時分，像一陣暖風醺然，拂過小巷，擁著淡淡的食物氣味，匡啷啷，不知哪個夢裡的風鈴，正被輕輕搖響。